「燕王計取大寧」說獻疑

——兼述燕王取大寧事*

胡劍波**

關於燕王取大寧事，流行的「燕王計取大寧」說疑點重重，並不可信。該說為逐步建構而成，在嘉靖初期《姜氏秘史》、《革朝志》中出現了該說的雛形，後在嘉靖末《吾學編》中出現了該說的一個完整版本，其後在萬曆前期《皇明書》中又出現了該說的另一個完整版本，這兩個版本的「燕王計取大寧」說皆為後世所承襲。實際上，燕王取大寧事的發展與朝廷、燕王和寧王三方勢力的互動有關。建文帝即位後，朝廷試圖控制大寧軍隊，但處置不當，使得大寧軍隊中寧王勢力和朝廷勢力相互不信任。燕王趁機進攻大寧，使得寧王勢力倒戈，從而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大寧地區。其後，燕王為掌控大寧軍隊，脅迫寧王南行，並對軍隊進行改編，融合燕王勢力和寧王勢力，奠定了帝業的基礎。

關鍵詞：靖難之役、燕王、寧王、朵顏三衛、大寧

* 承蒙眾師友及匿名審稿人提出的諸多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Email: 2474340316@qq.com。

靖難之役（1399-1402）是明史中的大事，建文元年（1399）十月燕王（朱棣，1360-1424，1402-1424 在位）取大寧則是靖難之役中的關鍵事件，如《明史》所說：「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寧始。」¹另外，大寧原為明王朝東北邊疆重鎮，後來遭到捨棄，其關鍵事件便是燕王取大寧。

不過，關於燕王取大寧事，還有模糊不清之處。現今學界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燕王力取大寧，即燕軍以武力攻取大寧城。這種說法主要承襲自《明太宗實錄》。²另一種是燕王計取大寧，具體來說：燕王寄書與寧王（朱權，1378-1448），騙取其信任，得入大寧城，後陰結城中胡、漢軍官，在寧王送別燕王之時，城內城外，裡應外合，奪取大寧，控制了大寧軍隊，並將這支軍隊帶回北平。這種說法主要承襲自《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兩種說法中，尤以「燕王計取大寧」說較為流行。³

奇怪的是，儘管有兩種說法存在，卻少有學者對此進行辨析。姚品文是為數不多對兩種說法進行比較的學者，其支持「燕王計取大寧」說，並懷疑「燕王力取大寧」說是《明太宗實錄》篡改史實而成。⁴可惜姚氏並未就此進行深入的考辨。目前為止，幾乎沒有學者懷疑「燕王計取大寧」說的真實性。筆者爬梳史料後，覺得「燕王計取大寧說」比較可疑，故不揣仄陋，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該說進行考察，並對燕王取大寧事的經過提出新解。

¹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45，〈列傳第三十三·陳亨〉，頁4094。

² 晁中辰，《明成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99-100。

³ 採用「燕王計取大寧」說的著作較多，簡單羅列如下：通史如傅衣凌主編，《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62；李洵、薛虹主編，《明清史》（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頁31。專門史如毛佩琦、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40；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修訂本）》，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515；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303等。人物史如商傳，《永樂大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41-142；姚品文，《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58-63。

⁴ 姚品文，《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頁58。

一、「燕王計取大寧」說的可疑之處

「燕王計取大寧」說流傳廣泛，但詳細考察，該說存在四點可疑之處。

其一，在早期的文獻中，有燕王力取大寧的記載，而無燕王計取大寧的記載。永樂（1403-1424）時的《奉天靖難記》載：⁵

壬寅，抵大寧，城中不虞大軍驟至，倉卒閉門拒守，上引數騎循繞其城，適至西南隅，城忽崩，上麾勇士先登，眾蟻附而上，遂克之，……

甲寅，拔大寧之眾與寧王皆回北平。⁶

據此記載，燕軍突襲大寧，從西南角攻破城防，奪取大寧城，停留數日後帶著大寧軍隊和寧王一起返回北平。在整個過程中，燕軍以武力攻取大寧，並無燕王計取大寧的情節；寧王也沒有發揮多少作用，是一個被拯救的角色。《奉天靖難記》所記載燕王力取大寧的說法，基本為其後的《明太宗實錄》所承襲，成為官方的說法。

那麼，「燕王計取大寧」說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其時間上限已難確定，其下限當不晚於嘉靖（1522-1566）初期。目前所知，關於該說的最早記載來自於嘉靖初期的《姜氏秘史》，⁷其云：

或記曰：……先是，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隸，護衛官軍相與歡甚。大寧領朵顏三衛，多胡人精銳，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眾，北方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至是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

⁵ 王崇武認為《奉天靖難記》的成書時間在永樂二年（1404）四月至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之間，吳德義在其基礎上將成書時間定為永樂二年十二月至永樂四年八月，楊永康更進一步將成書時間定為永樂三年（1405）。參見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序〉，頁1；吳德義，《〈奉天靖難記〉的編撰與歷史書寫》，《江西社會科學》，3（2014），頁119-120；楊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號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難扎付》為證〉，《文史哲》，5（2018），頁148。

⁶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1，頁65-66、68。

⁷ 《姜氏秘史》作者是姜清，正德六年（1511）進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姜氏秘史》，「紀錄頗見精核」，參見〔清〕紀昀等，孟蓬生等點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卷53，〈史部九·雜史類存目二〉，頁1461。關於該書的成書時間，參見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頁90-93。

千餘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告以窮蹙，求為和解。寧王信之，遂單騎入城，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並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從，大寧城空。⁸

據該記載，洪武末年燕王奉命巡邊，與大寧官軍建立了良好關係。起兵之後，燕王為了奪取大寧軍隊，誘騙寧王，得單騎入城。其後，燕王讓隨從官軍勾結大寧城中包括朵顏三衛在內的胡、漢軍官，在寧王送別之際，伏兵郊外，脅迫寧王，控制了大寧軍隊。上引文中「或記曰」諸字，表明姜氏也是收錄前人之說。那麼「燕王計取大寧」說至少在嘉靖初期便已出現。

其二，「燕王計取大寧」說本身就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版本。第一個版本以殿本《明史》中的〈寧獻王權〉為代表，其曰：

燕王初起兵，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諸軍剽悍。吾得大寧，斷遼東，取邊騎助戰，大事濟矣。」……燕王遂自劉家口間道趨大寧，詭言窮蹙來求救。權邀燕王單騎入城，執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謝罪。居數日，款洽不為備。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陰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燕王辭去，權祖之郊，伏兵起，擁權行。三衛曠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鑿（生卒不詳）不能禦，戰歿。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大寧城為空。⁹

據此記載，燕王為獲得大寧的兵力，誘騙寧王，得單騎入城，後暗中勾結城中朵顏三衛等胡人軍官與漢人將領，趁寧王郊送之時，伏兵脅迫寧王，大寧守將朱鑿因此戰死。該記載與上引《姜氏秘史》的記載大意相同，當是承襲其說。

第二個版本以《明史紀事本末》為代表，其曰：

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朵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乃為書貽寧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至大寧，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1409），殺卜萬（生卒不詳）於獄。都指揮朱鑿戰死。……大寧既拔，燕王駐師

⁸ [明]姜清，《姜氏秘史》（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2，頁64。

⁹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卷117，〈列傳第五·寧獻王權〉，頁3591-3592。

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閩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畿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與俱西。¹⁰

據該記載，燕王為獲得大寧軍隊，一面貽書寧王，一面驅兵大寧。至大寧，與大寧守軍作戰，俘獲房寬，殺死卜萬、朱鑿。然後駐師城外，燕王單騎入城，拜會寧王，同時命隨從吏士暗中交通朵顏三衛等胡、漢軍官，趁寧王郊送之時，脅迫寧王，控制大寧軍隊。兩個版本在朱鑿戰死事上存在矛盾：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朱鑿戰死是在燕王進入大寧之時；在殿本《明史》的〈寧獻王權〉中，朱鑿戰死則是在燕王離開大寧之時。

實際上，作為晚出的史料，在殿本《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中，都可以看到《奉天靖難記》、《姜氏秘史》相關記載的影子，像是對兩種記載的一種融合，只不過融合的方式不同。而《明史紀事本末》的融合有一個明顯的疑點：既然燕王已經武力攻破大寧城了，何不直接控制大寧城，而要退師城外，單騎入城，大費周章地與寧王耍陰謀詭計呢？

其三，當時燕王軍隊與大寧軍隊已經處於戰爭狀態，燕王和平入城的情節似不合情理。以殿本《明史》的〈寧獻王權〉為代表的一個版本的「燕王計取大寧」說認為，燕王向寧王求救，得單騎入城，並在城中安然度過多日，離開時，寧王甚至親自送別。根據此說，雙方關係似乎較為和諧。然而，早在燕王七月起兵之時，劉真（生卒不詳，亦作劉貞）、陳亨（1332-1400）、卜萬三人便率領大寧軍隊十萬出松亭關，進攻遵化燕軍，燕王率兵救援，迫使其眾退回松亭關。¹¹此次大寧軍隊向燕軍的進攻，既出自朝廷旨意，也得到了寧王的支持。¹²既然雙方已經交戰，大寧守軍放燕王入城則不合情理。學者商傳就曾

¹⁰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16，〈燕王起兵〉，頁243。

¹¹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1，頁49；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朱氏八支宗譜·寧獻王事實〉，頁190。

¹² 〈朱氏八支宗譜·寧獻王事實〉載：「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請於王，以大寧十萬出松關。」參見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朱氏八支宗譜·寧獻王事實〉，頁190。按照《皇明祖訓》的規定，地方軍隊調動，不僅需要朝廷旨意，同時也需向當地親王請旨，參見張德信、毛佩琦編校，《洪武御製全書》

感到疑惑：「到現在我們也搞不明白，朝廷在大寧的守將們為什麼不對朱棣下手？」¹³並且，當時朝廷已和燕王決裂，「通燕」是大罪，都指揮卜萬就因「通燕」嫌疑而下獄。¹⁴寧王放燕王入城，則會授人以「通燕」之口實，似也於情理不合。

其四，當時寧王已被削奪兵權，並非大寧城中最關鍵的人物。「燕王計取大寧」說無疑將寧王當作了大寧城中最核心的人物。誠然，洪武末年北疆九王獲得了極大的軍事權力，可較為穩定地節制諸司；¹⁵寧王實力雄厚，也「數會邊鎮諸王出師捕虜」。¹⁶其時，寧王毫無疑問是大寧城中位尊權重的最關鍵人物。不過，建文帝（朱允炆，1377-?，1398-1402 在位）掌權後，銳意削藩，諸王權力受到極大限制，寧王也不例外。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 在位）甫一逝世，建文帝便利用遺詔宣佈「王國所在文武衙門官民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處分」。¹⁷如此一來，諸王節制地方有司的權力被剝奪，只能控制王府護衛軍隊。建文元年八月，燕王起兵後，朝廷恐寧王與燕王通謀，發旨召寧王；寧王推諉不應召，被削奪護衛。¹⁸至此，寧王失去了對王府護衛軍隊的控制權，已非大寧城中最關鍵的人物。

當時大寧城中最關鍵的人物不是寧王，那麼是誰呢？應該是大寧守將朱鑿和房寬。作於建文元年十一月的《燕王令旨》云：「仍將軍馬到大寧，兵臨其城。余諭以太祖高皇帝恩養厚德，都指揮房寬領軍馬來降。所以〔有〕逆

（合肥：黃山書社，1995），〈皇明祖訓·兵衛〉，頁 408。

¹³ 商傳，《永樂大帝》，頁 141。

¹⁴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 1，頁 49-50。

¹⁵ 參見張德信，〈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歷史研究》，5（1985），頁 79-80；周積明，〈封藩制與初明軍權的轉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86），頁 65-66；趙現海，《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中國邊疆假說視野下的長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144-150。

¹⁶ 〔明〕焦竑，《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宗室一·寧獻王權〉，頁 47。

¹⁷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 1，頁 20。

¹⁸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3，永樂元年八月丙寅條，頁 33-34。

賊朱鑿、卜萬凌遲處死了當。」¹⁹其中，燕王追憶取大寧事，只提到了房寬、朱鑿、卜萬三人，而如前述，卜萬早在七月時已下獄，無關局勢。實際上，燕王起兵後，總兵官劉真率領大寧軍隊主力南下松亭關進攻燕軍，都指揮朱鑿和房寬則留守大寧。此時大寧城中，朱鑿和房寬便是手握兵權的關鍵人物。

因為「燕王計取大寧」說有以上四個疑點，故本文懷疑該說的真實性。接下來，本文盡量還原該說的產生與演變過程，以明其建構之痕跡。

二、「燕王計取大寧」說的建構過程

從前引殿本《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來看，兩個版本的「燕王計取大寧」說都包含了三個關鍵要素，有助於我們觀察其建構過程。

第一要素是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情節。一方面，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之事本就見於《奉天靖難記》與《明太宗實錄》諸官書。另一方面，正統（1436-1449）以後，諸私人史家收集建文忠臣事蹟時，大寧守將朱鑿的事蹟也在其中。²⁰該情節便隨著朱鑿事蹟而成為私人史家書寫建文史的材料。所以後世的建文史著作基本不會否認這場戰役的存在，儘管具體細節各有不同。

第二要素是燕王收買朵顏三衛的情節。和田清、達力扎布等學者已證明：燕王收買朵顏三衛事並非歷史事實。²¹當時朵顏三衛遠在今洮南、齊齊哈爾和洮兒河的上游地區，明中期以後方才進入大寧地區。實際上，洪武末期朵

¹⁹ [明]朱棣，《燕王令旨》（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不分卷，不分頁；[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70、73。

²⁰ 張芹《備遺錄》、黃佐《革除遺事》便是如此。參見[明]張芹，《備遺錄》（成都：巴蜀書社，1993），〈都指揮朱公〉，頁519；[明]黃佐，《革除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朱鑿傳〉，頁611。

²¹ 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頁90-124、160-169；達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頁8-12。

顏三衛不時侵擾大寧附近，寧王朱權只是對其監視防禦，²²並未形成有效的管控。至於明中期以後出現的燕王收買朵顏三衛的故事，應該是基於朵顏三衛已經佔領大寧地區的事實而產生的。目前所見，該故事最早出現於弘治八年（1495）黃瑜（1426-1497）所作《雙槐歲抄》，其載：

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為界。²³

即，靖難之役中，朵顏三衛派兵助燕王作戰。燕王奪取帝位後，便把大寧地區賜給他們。這個燕王賜地朵顏三衛的故事，在同時期馬文升（1426-1510）的奏疏中也有提及。²⁴可見弘治時期該故事流傳較廣。該故事在明代便被質疑為偽造，當今學界也公認該故事並不真實。²⁵該故事是否為朵顏三衛欲強調其佔領大寧的合法性而編造出來的？不得而知。不過，弘治時期該故事還未將燕王賜地朵顏三衛事與燕王取大寧事聯繫起來；兩者的結合，目前所知，是在嘉靖初期。

第三要素是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的情節。目前所知，該情節的出現是嘉靖初期。

有了對這三個要素的認識後，重新來看諸書關於「燕王計取大寧」說的記載，可發現一些端倪。嘉靖初的野史《姜氏秘史》載：

甲寅，靖難兵襲執寧王權、三衛官軍，總兵官都督劉貞遁還京師，守將都指揮朱鑒死之，行軍都督陳亨等降，遂以其眾歸。或記曰：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1423）將進攻北平，患之。先是，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隸，護衛官軍相與歡甚。大寧領朵顏三衛，

²² 參見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4（2017），頁98。

²³ [明]黃瑜著，魏連科點校，《雙槐歲抄》（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5，〈朵顏三衛〉，頁86。

²⁴ 馬文升奏疏載：「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嗣登寶位之初，遷都北平，親率六師，將勇兵強，武備極盛，所以虜遁漠北，不敢南牧。遂將大寧都司撤於直隸保定府所屬，營州等十數衛俱撤於畿內，寧王亦遷於江西布政司，卻將其地分與今朵顏等三衛達子居住，除官降印，為我藩籬。」參見[明]馬文升，〈為經略近京邊備以豫防虜患事疏〉，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64，頁545-546。

²⁵ 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頁96-98。

多胡人精銳，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眾，北方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至是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千餘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告以窮蹙，求為和解，寧王信之，遂單騎入城，執手大慟，祁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並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從，大寧城空，……國初設大寧行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為聲援，自後棄大寧與朵顏諸虜，都司遷保定而東邊遂失一藩籬矣。²⁶

在此記載中，燕王賜地朵顏三衛事與燕王取大寧事已結合成為了第二要素，即燕王取大寧時收買朵顏三衛，事後將大寧賜予朵顏三衛，導致東北面失去一道屏障。第三要素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的情節，也已出現。如此，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燕王收買朵顏三衛、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三個要素已經齊備。其中，需要注意「或記曰」三字。「或記曰」之前是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故事；「或記曰」之後是燕王計取大寧的故事（還不完整，缺少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情節）。兩個故事並列。這意味著燕王收買朵顏三衛和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的情節已經融合為一個故事，但是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是與之並存的另一個故事。也即，第二、三要素已經融合為一個未完全成型的「燕王計取大寧」說，而第一要素還未融合進去。

差不多同時的野史《革朝志》也是如此，²⁷其載：

十月壬寅，北師襲大寧，都指揮朱鑾死之，都指揮陳亨、都指揮房寬降。……甲寅，寧王以護衛官軍從北師，朵顏三衛官軍亦從之，並眾歸北平。北師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大軍攻北平，患之。先是，高廟嘗命潛邸巡邊，大寧軍隸焉，護衛官軍相與甚歡，大寧領朵顏三衛胡人，而中州往戍者苦寒思歸，潛邸知之。至是，從銳卒千餘倍道趨大寧，陰結諸胡並思歸之士，寧王餞送，並擁之以行，其護衛亦從

²⁶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64。

²⁷ 《革朝志》作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作者是許相卿，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參見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頁97。

之。於是大寧城空而北兵始盛。²⁸

在該記載中，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仍是一個單獨的故事，繫於壬寅條；而未完全成型的「燕王計取大寧」說繫於甲寅條。兩個故事並列，這一點與《姜氏秘史》相似。不同的是，作者將一個故事繫於壬寅條，即燕王進入大寧之時；一個故事繫於甲寅條，即燕王離開大寧之時。這樣一前一後的安排，顯示出作者有將兩者融合的意圖，儘管分裂的痕跡還很明顯。

如果說《革朝志》的融合比較粗糙，還能讓人看出是兩個故事的話，那麼嘉靖末《吾學編》的融合就比較精細了。²⁹其載：

文皇靖難初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不能寒。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為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擁入關，諸胡、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鑿不能禦，戰沒。總兵官都督劉貞遁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皆降燕。於是靖難兵益強。³⁰

在此段記載中，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燕王收買朵顏三衛、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等三個要素完全融合，不再是兩個故事並列。「燕王計取大寧」說完全成型。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將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情節放在了燕王離開大寧時，而非燕王進入大寧時，與前人記載很不相同，但也能自圓其說。《吾學編》融合三個要素而成的「燕王計取大寧」說，較為流行，後世殿本《明史》的〈寧獻王權〉便是承襲此說。

除《吾學編》這種融合方式外，還存在另一種融合方式。萬曆前期的《皇

²⁸ [明]許相卿，《革朝志》（成都：巴蜀書社，2000），卷1，〈建文君紀〉，頁595。

²⁹ 《吾學編》作者為鄭曉，嘉靖二年（1523）進士，卒於嘉靖四十五（1566）年，該書成於其逝世前不久。參見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頁110-111。

³⁰ [明]鄭曉，《吾學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5，〈皇明同姓諸侯傳第二卷·寧庶人〉，頁250-251。

明書》載：³¹

大寧領朵顏等三衛多胡人，獷悍善戰，又寧戍卒多中外遷徙之眾，苦北地寒，固日夜思歸，於是王欲得大寧。會下詔削寧王三護衛，王乃大喜曰：「此天贊我也。」陽〔佯〕不知詔削護衛事，而為書告寧王言：「今大師四集，誠窮蹙，求王為和解。」……遂進薄大寧，都指揮朱鑿戰死，松亭關師潰。於是王乃駐師城外，以單騎入城見寧王，執王手，伏地慟，祇為草表陳謝，語甚哀，寧王大信之，亦相持而哭。從官乃稍稍入城，陰結諸三衛胡並思歸之士，皆許之。約堅定，王乃辭還燕。寧王郊餞之，王乃好請寧王欲與俱而大軍擁以行，不得還。寧王才至燕，則王妃妾世子已為燕王所遣將迎之矣。於是三衛夷及護衛官校、戍卒皆為燕而靖難師益大振。³²

在此記載中，同樣將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燕王收買朵顏三衛、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寧王南行等三個要素融合在一起，也是一個完全成型的「燕王計取大寧」說。不過，與《吾學編》不同，作者將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情節放在燕王進入大寧時，而非燕王離開大寧時，比較符合前人記載。但是這種融合也留下一個疑點：燕軍既已攻下大寧城，為何不直接接管大寧，而要將兵馬退出城外，頗費周折地與寧王演戲呢？儘管有此疑點，《皇明書》融合三個要素而成的「燕王計取大寧」說，也較為流行，後世《明史紀事本末》便是繼承此說。

值得一提的是，前後諸版《明史》關於「燕王計取大寧」說的記載產生了有趣的變化。³³416 卷本《明史》（以下簡稱 416 卷本）載：

（〈成祖本紀上〉）十月壬寅，抵大寧，急攻克之。成祖入城見寧王，執手哭，言窮蹙舉兵。邀寧王為奏求赦罪。……甲寅，成祖自大寧還，寧王出餞於郊，伏兵擁之以行。遂拔大寧之眾及朵顏三衛銳卒

³¹ 《皇明書》作者是鄧元錫，嘉靖三十四年（1555）舉人，卒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參見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頁 148-149。

³² 〔明〕鄧元錫，《皇明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2，頁 541-542。

³³ 諸版《明史》中最重要的是 416 卷本《明史》、王鴻緒《明史稿》、武英殿《明史》三個版本，參見孫衛國，〈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朝鮮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5（2018），頁 22。故本文以這三版《明史》為討論對象。

俱南。³⁴

（〈寧獻王權〉）……（燕王）倍道至大寧，慟哭見王，佯道窮蹙狀，乞王為奏朝廷，王信其誠，不為備。燕王使人陰結三衛欲與俱南，而諸軍士多中土人，不能寒，方日夜思歸，聞此言則大喜，與三衛士咸聽命。於是燕王辭去，王郊餞之。燕伏兵執王，遂悉以其眾還北平。

35

在〈成祖本紀上〉中，燕王先與大寧守軍作戰，攻克大寧，其後再欺騙寧王，脅迫其南行。此處，416 卷本應該是沿襲《皇明書》版「燕王計取大寧」說。而〈寧獻王權〉雖未提及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事，但是與〈成祖本紀上〉的記載並不矛盾。³⁶

其後，王鴻緒（1645-1723）《明史稿》（以下簡稱王稿）對這兩處記載均有所修改，以致出現矛盾。其載：

（〈成祖本紀〉）冬十月壬寅，襲其城，入見寧王，邀為奏請赦罪。居七日，脅寧王以行。遂拔大寧之眾及朵顏三衛卒俱南。³⁷

（〈寧獻王權〉）燕王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詭言窮蹙求救，權邀燕王單騎入城，燕王執權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為謝罪。居數日，款洽不為備，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陰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燕王辭去，權祖之郊，伏兵起，擁權入關。三衛曠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鑿不能禦，戰歿。總兵官都督劉真遁

³⁴ [清]（舊題）萬斯同，416 卷本《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6，〈本紀六·成祖本紀上〉，頁 91。

³⁵ [清]（舊題）萬斯同，416 卷本《明史》，卷 153，〈列傳四·寧獻王權〉，頁 163。

³⁶ 416 卷本《明史》還有幾處提及燕王取大寧事，如卷 5〈惠帝本紀〉、卷 184〈卜萬附朱鑿〉、卷 186〈周是修附石撰程通〉、卷 189〈張玉附張輓張軌張信〉、卷 190〈房寬〉。因本文重在考察各版《明史》記載的變化，而這些記載難以反映此種變化，故不備列。參見 [清]（舊題）萬斯同，416 卷本《明史》，卷 5，〈本紀五·惠帝本紀〉，頁 87；同書，卷 184，〈列傳三十五·卜萬附朱鑿〉，頁 406-407；同書，卷 186，〈列傳三十七·周是修附石撰程通〉，頁 418；同書，卷 189，〈列傳四十·張玉附張輓張軌張信〉，頁 438；同書，卷 190，〈列傳四十一·房寬〉，頁 453。

³⁷ [清]王鴻緒，《明史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本紀五·成祖本紀〉，頁 29。

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等降燕。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北平。³⁸

在〈成祖本紀〉中，燕王先與大寧守軍作戰，攻克大寧，其後再欺騙寧王，脅迫其南行。但是在〈寧獻王權〉中，燕王先欺騙寧王，其後在脅迫寧王南行時與大寧守軍作戰。也即：在〈成祖本紀〉中，燕王與大寧守軍作戰是在進入大寧時；而在〈寧獻王權〉中，燕王與大寧守軍作戰是在離開大寧時。兩處記載相互矛盾。很明顯地，〈成祖本紀〉採用的是《皇明書》版「燕王計取大寧」說，而〈寧獻王權〉採用的卻是《吾學編》版「燕王計取大寧」說，遂成扞格。

其後，殿本《明史》大概發現了這兩處記載的矛盾之處，於是基本保留〈寧獻王權〉的記載，而對〈成祖本紀〉的記載作了修改。³⁹其載：

冬十月壬寅，以計入其城。居七日，挾寧王權，拔大寧之眾及朵顏三衛卒俱南。⁴⁰

關於燕王進入大寧城，此記載將王稿「襲其城」改為「以計入其城」，去掉了燕王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情節，如此便不會與〈寧獻王權〉的記載相衝突。殿本《明史》通過修改〈成祖本紀〉，採信《吾學編》版「燕王計取大寧」說的辦法，消除了兩處記載的矛盾。但是，就整部殿本《明史》而言，仍然存在矛盾之處。其〈朵顏福餘泰寧〉載：

成祖從燕起靖難，患寧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脅寧王，因厚賂三衛說之來。成祖行，寧王餞諸郊，三衛從，一呼畢起，遂擁寧王西入關。⁴¹

在此記載中，燕王是攻入大寧城的，則此記載採用的是《皇明書》版「燕王計取大寧」說，與〈寧獻王權〉相矛盾。

簡言之，「燕王計取大寧」說，在 416 卷本的記載中基本能自圓其說，其後王稿的記載出現齟齬，殿本《明史》對之修改，試圖彌合記載間的矛盾，但

³⁸ [清]王鴻緒，《明史稿》，〈列傳四·寧獻王權〉，頁 39。

³⁹ 參見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卷 117，〈列傳第五·寧獻王權〉，頁 3592。

⁴⁰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卷 5，〈本紀第五·成祖本紀一〉，頁 71。

⁴¹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卷 328，〈列傳第二百十六·朵顏福餘泰寧〉，頁 8504。

仍留下了相互衝突之處。

綜而觀之，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事在永樂時便已出現，明中期以後出現燕王賜地朵顏三衛的故事。嘉靖初期出現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的故事，同時燕王賜地朵顏三衛事也演變為燕王在大寧收買朵顏三衛事。三者在嘉靖初期的《姜氏秘史》、《革朝志》的記載中還未完全融合，而在嘉靖末《吾學編》的記載中已被巧妙地融合成一個版本的「燕王計取大寧」說，後在萬曆前期《皇明書》的記載中又被融合為另一個版本的「燕王計取大寧」說。兩個版本的「燕王計取大寧」說都有流傳，並為後世的《明史紀事本末》與《明史》諸書所承襲。三版《明史》關於「燕王計取大寧」說的記載，原本能自圓其說，其後經過修改，反倒出現扞格之處，最終形成了殿本《明史》中的面貌。這是「燕王計取大寧」說建構的大致過程。

通過以上考察，本文認為《明史紀事本末》、《明史》諸書記載的「燕王計取大寧」說疑點頗多，建構痕跡明顯，恐非燕王取大寧事的真相。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燕王計取大寧」說呢？從歷史背景的角度來說，燕王奪取帝位後，銷毀了很多建文朝的史料，不為建文帝作《實錄》，同時《奉天靖難記》與《明太宗實錄》等官書多歪曲史實之處，以致建文朝真實歷史模糊不清。後世史家有感於此，紛紛致力於還原建文朝歷史：正統以後，人們紛紛收集建文諸臣事蹟；正德（1506-1521）、嘉靖以後，人們紛紛著書述建文史。⁴²不過，由於一手史料缺乏，史家多自由發揮，故其中多虛妄無稽之處。「燕王計取大寧」說應是在此背景下層累地建構起來的。

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明中後期的人們樂意在「燕王計取大寧」說上不斷地建構呢？可能與明中後期燕王形象愈演愈壞的趨勢有關。仁宗（朱高熾，1378-1425，1425-1425 在位）以後直至明末，明朝廷逐漸為建文君臣平反，甚至褒揚其忠義事蹟。明中後期的諸多野史傳說也多同情建文君臣，宣揚其忠義之舉。⁴³建文君臣形象越來越好。與此相對，燕王及其臣僚卻「盡遭謗辱」，其

⁴² 以上參見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前言」，頁1。

⁴³ 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史學月刊》，2（1996），頁32-38。

事蹟「愈演愈壞」。⁴⁴在某種程度上說，「燕王計取大寧」說的建構也是對燕王的一種「謗辱」。如前所述，弘治時期已出現燕王賜地朵顏三衛的說法。而在此之前，朵顏三衛早已實際控制了大寧地區，並不時侵擾明帝國的邊疆。⁴⁵燕王賜地朵顏三衛的說法無疑會對燕王的形象造成損害。此後，人們逐漸層累地建構出燕王利用手足之情，誘騙寧王，收買朵顏三衛的故事。這些故事中的燕王形象詭詐狡猾，不擇手段，與士大夫們所推崇的聖德之君的形象相去甚遠。

既然「燕王計取大寧」說並非燕王取大寧事的真相，那麼真相是「燕王力取大寧」說嗎？在一定程度上說，是的，但該說過於簡單，忽視了該事件背後複雜的政治局勢。就建文朝廷而言，建文帝即位後，銳意削藩，也採取措施試圖控制大寧軍隊。就燕王來說，大寧都司原本由北平都司分化而來，其不少軍官曾是燕王部下。且洪武末期，燕王經常統帥沿邊軍隊出塞巡邊，大寧都司和寧王護衛軍隊也在其中，故大寧軍隊多燕王舊識。就寧王而言，其之國大寧，自然也控制王府護衛軍隊並節制大寧都司軍隊。所以，在燕王取大寧之前，大寧軍隊中交織著朝廷、燕王、寧王三股勢力。如果以朝廷、燕王、寧王三方勢力的互動為線索，重新考察燕王取大寧事，當可挖掘出更加複雜的歷史面相。接下來，本文循此思路，擬對燕王取大寧事提出新解。

三、朝廷、燕王、寧王與大寧軍隊的控制權

本文認為，貫穿燕王取大寧事始終的，應該是朝廷、燕王、寧王三方勢力與大寧軍隊的關係。大寧都司，洪武二十年（1387）設於大寧，洪武二十一年（1388）改名北平行都司，永樂元年（1403）又改名大寧都司，徙治保定。建文元年時，大寧都司下轄三護衛、十七衛、一守禦千戶所，三護衛歸寧王控制，其餘歸都司系統管轄。其中，大寧前衛、營州中護衛、全寧衛主要為蒙古降人。⁴⁶明制一衛 5,600 人，一所 1,100 人，按此估算，其時大寧軍士總計

⁴⁴ 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 39、41-42。

⁴⁵ 參見達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頁 12-24。

⁴⁶ 以上參見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頁 303、305、308。

大約 113,000 人，其中蒙古降人 16,000 人左右。

(一) 燕王取大寧之前大寧的局勢

燕王取大寧，意在控制大寧軍隊，而燕王之所以作此打算，是因為其與大寧淵源深厚。燕王之藩北平二十餘年，苦心經營，與北平及沿邊文武官員關係密切。⁴⁷燕王與大寧軍隊也是如此。一則，洪武時期，燕王多次奉命巡邊，所統軍隊便包括大寧軍隊，「相與歡甚」。⁴⁸二則，大寧軍隊許多將領是從北平都司抽調過去的，與燕王有舊誼，如都督陳亨，調大寧之前為燕山左衛指揮同知，一直「托心」於燕王。⁴⁹另外，洪武末期，作為北疆九王之一，燕王與寧王分工合作，共同防禦北邊。⁵⁰甚至燕王曾節制寧王，出塞巡邊。⁵¹二王較為相得。⁵²靖難兵起，二王陣營不同，但私情應當還在。

燕王選擇於十月攻取大寧，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打破當時北平三面受迫的困局。⁵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出於對大寧局勢的判斷。

當時大寧局勢最關鍵的是朝廷與寧王的矛盾。洪武末年，寧王掌握了對大寧軍隊的實際控制權。⁵⁴建文帝即位後，為了控制大寧軍隊，先以遺詔收回

⁴⁷ 參見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頁 53-69。

⁴⁸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 2，頁 64。

⁴⁹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 1，頁 49。除陳亨外，當有更多官軍也是如此，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就曾在北平任永清左衛指揮僉事，參見[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 76，永樂六年二月甲辰條，頁 1038。

⁵⁰ 趙現海，《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中國邊疆假說視野下的長城制度史研究》，頁 150。

⁵¹ 關於燕王是否曾節制諸王，出塞巡邊，學界尚有爭議。不過考慮到洪武末期諸王巡邊，長者統率的慣例，燕王節制諸王當是事實。參見黃彰健，〈讀明刊毓慶勳懿集所載明太祖與武定侯郭英敕書〉，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明清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075-2080；南炳文，〈關於燕王朱棣的兩篇敕書造假案獻疑〉，《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15），頁 47-51。

⁵² 姚品文，《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頁 37-38。

⁵³ 即南面的李景隆部、東面的吳高部、東北面的劉真部的包圍，參見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 1，頁 62-65。

⁵⁴ 當然，朝廷也可隨時調遣大寧都司和寧王護衛軍隊，參見顧錦春，〈洪武帝對宗室軍權部署與制衡的再認識——與「明初宗藩重兵」之說的商榷〉，《歷史教學問題》，1（2018），頁 54-55、72。

寧王節制諸司之權，繼以不應召為由剝奪寧王統率護衛之權，已見前述。除此之外，朝廷還有其他動作。其一，對大寧軍隊進行人事改組。如前所述，大寧軍隊多燕王舊識，如陳亨等；寧王也曾節制大寧都司和護衛軍隊，其私人也當不少。建文帝即位，若想實現對這支軍隊的實際控制，也需在其中安插親信之人。總兵官劉真便是這樣一個角色。劉真於建文元年十月戰敗後，並未降燕，而是奔還京師，並且其家人也在京師。⁵⁵這證明劉真是朝廷在大寧軍隊的代表。⁵⁶劉真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時曾統領寧王府護衛軍隊隨總兵官周興往遼東剿捕野人，⁵⁷與大寧軍隊有一定的淵源。這大概是朝廷選中他的原因。

另外，袁成（生卒不詳）的例子也能證明大寧軍隊確實有過人事改組。袁成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十月出任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⁵⁸《奉天靖難記》載，袁成等人「被奸臣讒害，貶逐落職」，燕王於建文元年十一月「咸復其職」。⁵⁹其中的「奸臣」指朝廷中的齊泰、黃子澄等人。即：建文帝即位後，貶黜袁成等人，燕王攻取大寧後，又恢復了這些人的職位。此事頗讓人懷疑袁成等人是燕王在大寧軍隊中的私人勢力，⁶⁰而朝廷貶黜袁成等人，實則是在大寧軍隊中清除燕王勢力。

朱鑿、房寬二人也值得探討。如前所述，在燕王取大寧之前，大寧城中最關鍵的人物是都指揮朱鑿和房寬。房寬，曾任寧王府中護衛指揮，⁶¹後升任

⁵⁵ 參見〔明〕許相卿，《革朝志》，卷8，〈傳疑·劉貞傳〉，頁650。

⁵⁶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時，劉真跟隨總兵官郭英、遼王，統帥遼東軍隊往開平備禦，還未任大寧總兵官，參見〔明〕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257，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條，頁3715-3716。而在建文元年七月，劉真已為總兵官，率領大寧軍隊進攻燕軍。朱元璋崩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則劉真任大寧總兵官應是建文帝繼位後之事，當是朝廷意圖控制大寧軍隊之舉。

⁵⁷ 〔明〕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亥條，頁3466。

⁵⁸ 〔明〕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230，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丁丑條，頁3359-3360。

⁵⁹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2，頁83-84。

⁶⁰ 王崇武便認為，袁成等人是「北方將領之通燕者」，參見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2，頁84。

⁶¹ 房寬曾任寧王府中護衛指揮，史無明文，不過洪武二十八年劉真統率寧王府中護衛剿捕野人，其時房寬為劉真麾下指揮，故其時房寬當是寧王府中護衛指揮。參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與寧王頗有交誼。我們現已不知朱鑿的履歷，不過考慮到他被燕王凌遲處死，⁶²朝廷對其「重加恤典」，⁶³頗疑其為朝廷親信之人。史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都督劉貞、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鑿四人統之。」⁶⁴此處，大寧軍隊的四位將領，有朱鑿而無房寬。那麼朱鑿的地位應高於房寬，是當時大寧城中的最高指揮官。

其二，以作戰之需，抽調寧王護衛軍隊主力。建文元年七月劉真率領軍隊主力進攻燕軍時，寧王護衛軍隊也應在其中。之所以如此說，一是因為燕王取大寧後，寧王護衛中的一些官員，如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1408)、營州右護衛指揮陳文(1325-1384)就在劉真麾下。⁶⁵二是因為洪武末年寧王府護衛軍隊就多次被朝廷抽調，已成慣例。⁶⁶

對比朝廷對燕藩軍隊的人事安排，或許能更好地理解劉真、朱鑿的角色。朝廷為了控制燕藩軍隊，一方面以防邊為名，命都督宋忠(?-1399)統率沿邊諸衛，屯駐開平，並抽調燕府護衛主力於宋忠麾下；另一方面任命謝貴(1335-1399)為北平都司都指揮使，控制北平城中的都司系統。⁶⁷劉真類似於宋忠的角色，以作戰之需，控制大寧軍隊主力；朱鑿則類似於謝貴的角色，負責控制大寧城中的都司系統。也即，屬於朝廷勢力的二人，劉真帶領大寧軍隊主力出城作戰，朱鑿則坐鎮大寧城，防止生變。屬於大寧軍隊的諸人，陳亨、卜萬、徐理、陳文等受劉真節制，房寬則受朱鑿節制。如此，朝廷實現了對大寧軍隊的掌控。

見〔明〕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 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亥條，頁 3466；同書，卷 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巳條，頁 3476。

⁶² 〔明〕朱棣，《燕王令旨》，不分卷，不分頁；〔明〕姜清，《姜氏秘史》，卷 2，頁 73。

⁶³ 〔明〕黃佐，《革除遺事》，卷 1，〈朱鑿〉，頁 611。

⁶⁴ 〔明〕陳建著，錢茂偉點校，《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頁 332。

⁶⁵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 1，頁 66。

⁶⁶ 洪武二十八年寧王護衛就曾跟隨劉真剿捕野人；洪武三十一年寧王護衛跟隨總兵官楊文、燕王往開平備禦。參見〔明〕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 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亥條，頁 3466；同書，卷 257，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條，頁 3715-3716。

⁶⁷ 參見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 1，頁 27-28；毛佩琦，《永樂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頁 87-88。

不過，因為朝廷對大寧諸將的不信任以及朝廷與寧王的矛盾，使得這種掌控並不穩固。在松亭關，朝廷勢力與大寧諸將的關係並不和諧，卜萬之獄便反映了這一點。建文元年七月，燕王為應對松亭關軍隊的威脅，使出了針對都指揮卜萬的反間計。《奉天靖難記》載：

上曰：「大寧軍馬不散，終為吾後憂。然劉真衰老，無能為也，陳亨素忠誠，托心於我，但為卜萬所制，若去卜萬，陳亨必來，劉真寡謀，易於戲弄，以間動之，必生嫌隙。」適遊騎獲大寧二卒至，上曰：「間可行矣！」乃貽書卜萬，大稱獎之，中極毀詆陳亨，緘識牢密，置一卒衣領中。飲之酒，賞而遣之。……劉真、陳亨於卒衣領中，搜得與卜萬書，果疑之，就執卜萬下獄，籍其家。⁶⁸

在此記載中，燕王分析了大寧軍隊的統帥劉真、陳亨、卜萬三人，認為卜萬對自己威脅最大，於是以計除之。燕王修書一封，極為稱讚卜萬而貶低陳亨，然後利用大寧士卒，使該書被劉真、陳亨搜得，終成卜萬「通燕」之罪。其實，該故事並非表面這般地簡單。⁶⁹明代學者朱鷺（1553-1632）對此評價道：「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誰能割無間之刃哉？」⁷⁰確如朱鷺所說，大寧軍隊並非鐵板一塊，所以才讓燕王有「間」可行。不過，重要的並非陳亨、卜萬之「間」，而是劉真與陳、卜諸人之「間」，也即朝廷勢力和大寧諸將之「間」。一方面，劉真作為建文朝廷派駐大寧的總兵官，其主要任務是幫助新朝廷控制大寧軍隊，而大寧軍隊中既有燕王勢力，又有寧王勢力，形勢複雜。對此，劉真當有感知而對大寧諸將有所疑忌，燕王所謂「劉真寡謀，易於戲弄，以間動之，必生嫌隙」，或當從此理解。另一方面，朝廷曾在大寧軍隊中清除燕王勢力，也會使得諸將自相危疑。正是大寧軍隊中充滿著懷疑氣氛，所以才讓燕王有計可施。燕王贊卜萬而貶陳亨，不僅收到了除掉卜萬的效果，同時也起到了保護陳亨的作用。

在大寧城，朝廷和寧王關係也不和諧，寧王被削奪護衛便反映了這一

⁶⁸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1，頁49-50。

⁶⁹ 商傳便懷疑該故事之下另有隱情，認為卜萬之獄是陳亨在暗中促成的。參見商傳，《永樂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62-63。

⁷⁰ [明]朱鷺，《建文書法擬》（成都：巴蜀書社，2000），〈卜萬陳亨小論〉，頁709。

點。《明太宗實錄》載：

初谷王穗（朱穗，1379-1428）遁還京師，齊泰（?-1402）等慮遼王植（朱植，1377-1424）、寧王權為上之助，建議悉召還京。惟植至，遂遣敕削權護衛。⁷¹

建文元年八月，封藩宣府的谷王逃回京師後，朝廷害怕遼王、寧王通燕，於是召二王還京。遼王還京而寧王未還，於是詔削寧王護衛。洪武末年，谷王常與遼、寧二王跟隨燕王出塞備邊，關係較密。⁷²或許谷王諸人反映了某些內情，從而使朝廷懷疑遼、寧二王。⁷³當時，遼、寧二王尚可控制護衛，在遼東軍隊和大寧軍隊中還有相當之勢力，若真有「通燕」之謀，那對朝廷來說是極大的威脅。朝廷召遼、寧二王還京，不僅是讓二王自陳釋疑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想將二王調離藩國，以加強朝廷對遼東、大寧軍隊的控制。遼王至京便被「改封荊州」，⁷⁴寧王不至京便被削奪護衛，充分顯示了朝廷的意圖。

寧王不應召至京，是否就證明其有「通燕」之謀呢？或許未必。一則，如果寧王真的被證明有「通燕」之謀，恐怕就不僅僅是被削奪護衛，而是像燕王一樣被削奪爵位；二則，當時寧王正配張妃病重，不堪遠行，這大概是寧王不應召的主要原因之一。⁷⁵〈寧獻王事實〉便說，寧王「將入朝，會妃張氏病篤，未就道」。⁷⁶

不過，寧王對朝廷此舉應該極為不滿，他曾抱怨道：「我抱孤忠，謹守我

⁷¹ [明] 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3，元年八月丙寅條，頁33-34。

⁷² [明] 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257，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條，頁3712。

⁷³ 可能是谷府長史劉璟向朝廷反映了某些情況。劉璟曾「提調燕、肅、遼、慶、寧、代六府事」，同時長期在邊，對各王府內情當有所瞭解。還京後，劉璟也積極向朝廷建言獻策。燕王即位後，劉璟下獄自殺。參見[明] 許相卿，《革朝志》，卷5，〈死志列傳·劉璟〉，頁642-643。

⁷⁴ [明] 許相卿，《革朝志》，卷1，〈建文君紀〉，頁595。

⁷⁵ 姚品文首先注意到張妃病重與寧王不赴京的聯繫，參見姚品文，《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頁56。

⁷⁶ 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朱氏八支宗譜·寧獻王事實〉，頁191。此外，寧王在燕王即位後上奏，「故妃張氏之歿，適際兵旅多事之際，迄今未葬」。參見[明] 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13，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條，頁233。兩處史料可相互印證，則寧王未赴京的主要原因之一應該是張妃病重。

藩封，何以無罪見召？」⁷⁷當時正值張妃病重，朝廷卻催促寧王赴京，寧王不赴京便被削護衛，其不滿當是可以想見的。

其時大寧城中，寧王被削之護衛，應歸朱鑿、房寬統轄。寧王儘管被削奪護衛，但是護衛官兵歷來多為藩王之私人，並非一紙詔書說奪便奪的。⁷⁸當時朝廷與寧王矛盾已激化，可想而知，大寧城中的軍隊也隨之暗中分裂為兩派。這對燕王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故燕王得知寧王被削護衛的消息後大喜過望，道「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⁷⁹

（二）燕王取大寧事經過

關於燕王取大寧的過程，本文探討以下三點。

其一，在燕王攻取大寧的過程中，以房寬為代表的寧王勢力發揮重要作用。史載燕軍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鑿，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⁸⁰其中，「自辰至午」顯示燕軍攻入大寧只用了數小時，而「城中頃刻而定」顯示燕軍接管大寧城並未遇到多少麻煩。這樣看來，燕軍攻取大寧應該是較為順利的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燕軍與大寧守軍力量懸殊。當時燕軍大約三萬九千人，⁸¹而大寧軍隊主力十萬尚在松亭關，守城軍士大約一萬三千人。另一方面是因為房寬投降，這點相當重要。《燕王令旨》載：「仍將軍馬到大寧，兵臨其城，余諭以太祖皇帝恩養厚德，都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來降。」⁸²顯示燕軍之所以能較為順利地攻取大寧，與房寬的投降有很大關係。房寬曾任寧王府中護衛指揮，與寧王及其護衛軍隊有交誼。燕王大軍壓境，當使朝廷勢力和寧王勢力的矛盾更加白熱

⁷⁷ 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朱氏八支宗譜·寧獻王事實〉，頁190-191。

⁷⁸ 燕王起兵依賴的便是其八百護衛，參見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1，頁34。

⁷⁹ [明]陳建著，錢茂偉點校，《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卷1，頁328。

⁸⁰ [明]楊士奇，《東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5，〈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加封河間王諡忠武張公神道碑銘〉，頁697。

⁸¹ [明]朱棣，《燕王令旨》，不分卷，不分頁。

⁸² [明]朱棣，《燕王令旨》，不分卷，不分頁；[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73。

化，以房寬為代表的寧王勢力便歸降燕王，使以朱鑿為代表的朝廷勢力孤軍作戰，以致敗死。明人鄭曉（1499-1566）所謂：「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鑿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⁸³或當於此層面理解。王崇武（1911-1957）也說，房寬「引軍歸降，陷朱鑿於死地」，⁸⁴誠為確論。

其二，大寧諸衛軍隊對燕王的態度不一。⁸⁵燕王佔領大寧城後，屯駐松亭關的大寧軍隊便成為其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其中，營州左護衛、營州中護衛、營州右護衛、大寧前衛、大寧中衛五衛軍士駐地在大寧城，是大寧軍隊的精銳。⁸⁶燕王控制了大寧城，實際上也就控制了這五衛軍士的家屬。史載：燕王一佔領大寧城，便「遣陳亨家奴並城中將士家屬報亨」，軍士們得知自己家屬無恙後便無鬥志，「皆解體」，而陳亨也趁機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營州右護衛指揮陳文等大寧地方勢力串通降燕，反過來偷襲劉真，使其單騎敗逃。⁸⁷

通過對一些將士履歷的考察，可知會州衛、富峪衛、寬河守禦千戶所軍士也歸降燕王。會州衛指揮僉事何壽，「上舉兵靖難，壽以全城歸附」。⁸⁸富峪

⁸³ [明]鄭曉，《吾學編》，卷53，〈建文遜國臣記卷二·都指揮朱鑿〉，頁625。此處，鄭曉認為陳亨也於該役投降，有誤。實際上，陳亨是在此後叛劉真而降燕的，此時並不在大寧城中。

⁸⁴ 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頁62。不過，王崇武認為房寬屬於燕王勢力。其立論的主要依據是《明史》中記載房寬「洪武中，以濟寧左衛指揮從徐達練兵北平，遂為北平都指揮同知，移守大寧」。參見[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卷145，〈列傳第三十三·陳亨〉，頁4096。筆者懷疑《明史》記載的真實性。一方面，明代的記載如《吾學編》與《名山藏》等都無房寬在北平任職的記載；另一方面，房寬從徐達練兵北平是洪武四年（1371）的事。參見[明]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卷60，洪武四年正月丁亥條，頁1168。照此記載，房寬任北平都指揮同知當在其後不久，但是洪武二十八年的時候房寬還是寧王府中護衛指揮，為何過了這麼長時間房寬任職不升反降，似不合情理。當然，房寬久居邊塞，與燕王可能存有舊誼，但是根據其履歷，說他屬於寧王勢力或許更加合適。

⁸⁵ 建文元年時，大寧都司共有三護衛、十七衛、一守禦千戶所，分別為：營州左護衛、營州中護衛、營州右護衛、大寧前衛、大寧中衛、全寧衛、會州衛、新城衛、木榆衛、富峪衛、營州前屯衛、營州後屯衛、營州中屯衛、營州左屯衛、營州右屯衛、興州前屯衛、興州後屯衛、興州中屯衛、興州左屯衛、興州右屯衛、寬河守禦千戶所。參見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頁303-305。

⁸⁶ 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頁309-311、315。

⁸⁷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1，頁66。

⁸⁸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220，永樂十八年正月己未條，頁2187。

衛軍士郭順「會靖難兵興，公隨征有功」。⁸⁹寬河衛軍士石岩「從文皇舉靖難兵」。⁹⁰

不過，大寧都司並非所有衛所軍士都投降燕王。營州右屯等衛軍士「逃詣遼東」，從而受到朝廷獎賞。⁹¹興州左右二屯衛軍士，在衛官張倫等人的帶領下「結盟報效」。⁹²這些衛所軍士應可算作朝廷在大寧地區的殘留勢力。⁹³

其三，寧王應是被燕王脅迫離開大寧的。燕王於十月六日攻佔大寧，十一日松亭關軍隊便已歸降，而直到十八日燕王才帶領軍隊離開大寧。⁹⁴當時李景隆大軍正圍困北平，形勢危急，燕王為何要在大寧待這麼長時間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燕王要說服寧王隨自己南下。一則，寧王在大寧軍隊中有一定勢力，如果燕王不帶走寧王，那麼如何帶走這支軍隊，尤其是寧王的護衛軍隊？二則，大寧地區尚有朝廷的殘留勢力。若寧王不離開，則表明其並未背叛朝廷，這些殘留勢力便會集聚到寧王旗下，成為燕王後方之患。故燕王需要寧王隨自己離開。而寧王卻未必想離開大寧，原因有二：第一，當時張妃病重，不堪遠行，已見前述。第二，其時燕王初起兵，北平被圍困，局勢大大有利於朝廷而不利於燕王，寧王此時若從燕王，實際上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這樣看來，「燕王計取大寧」說可能也反映了某些歷史真實。此說中有燕王單騎入城的情節，此城可能並非大寧城，而是王城。燕王攻下大寧城後，單騎入王城，以示對寧王的尊重和信任。此后，燕王勸說寧王無果，又急於回

⁸⁹ [明]陳循，《芳洲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9，〈銘·贈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郭公招魂合葬志銘〉，頁578。

⁹⁰ [清]劉於義等監修，[清]沈青崖等編纂，[雍正]《陝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9，〈人物五·勇略下〉，頁598-599。

⁹¹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66。

⁹²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66。

⁹³ 大寧都司諸衛降燕與否，大概與燕王行軍路線有關。燕軍從劉家口北上直撲大寧，然後由大寧南返松亭關，途中經過富峪、會州、寬河諸衛所，故這些衛所降燕。營州右屯等衛、興州左右二屯衛則距離其行軍路線較遠，所受波及較小，故未降燕。此外全寧衛、新城衛、木榆衛、營州前屯衛、營州後屯衛、營州中屯衛、營州左屯衛、興州前屯衛、興州後屯衛、興州中屯衛十衛軍士，降燕與否，尚不明。

⁹⁴ 建文元年十月朔日為丁酉日，攻佔大寧在壬寅日，松亭關軍隊歸降在丁未日，燕王離開大寧在甲寅日。參見[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4下，元年十月丁酉、壬寅、丁未、甲寅諸條，頁39-40。

援北平，于是脅迫寧王南行。

另外，燕王十八日離開大寧，十九日抵達會州衛，並在此處進行了軍事改編，熔鑄燕軍和大寧軍隊。⁹⁵為什麼燕王的軍事改編不在大寧進行，而是次日達到會州衛才開始呢？或許這從側面證明：燕王在大寧時，並未完全掌控大寧軍隊，而當其脅迫寧王離開大寧後，方才實現對大寧軍隊的真正控制。

最終，燕王不僅將大寧軍隊帶走，也將軍士家屬一併帶走；不僅將寧王帶走，也將寧王府眷一併帶走，史載「大寧城空」。⁹⁶此後，燕王與寧王似乎也達成了某種諒解。後世盛傳燕王與寧王有「事成中分之約」，⁹⁷未必是實，不過，據《明太宗實錄》記載，燕王確實曾允諾寧王「自擇封國」，⁹⁸當是燕王對寧王的補償。至此，燕藩與寧藩完全融合，燕王實力大增，回師救援北平，開啟扭轉危局，問鼎金陵之路。

總而觀之，建文帝即位後，為完全掌控大寧軍隊，不僅往大寧派駐將領、對大寧軍隊中的燕王勢力進行清洗，而且還限制和剝奪寧王對大寧軍隊的控制權。不僅使得大寧軍官人人危疑，也使得大寧軍隊中朝廷勢力和寧王勢力相互不信任，矛盾重重。燕王趁此時機，以大軍進攻大寧，激化雙方之矛盾以收漁人之利。在大寧城，以房寬為代表的寧王勢力投降燕王，使以朱鑿為代表的朝廷勢力孤軍作戰而敗亡。在松亭關，大寧諸將反攻以劉真為代表的朝廷勢力，歸降燕王。其後，為完全掌控大寧軍隊，燕王脅迫寧王南行，並對軍隊進行改編，融合了燕王勢力和寧王勢力。

⁹⁵ 《奉天靖難記》載：「大軍至會州衛。指揮張玉將中軍，升密雲衛指揮鄭亨、會州衛指揮何壽為都指揮僉事，充中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朱能將左軍，升大寧前衛指揮朱榮、燕山右衛指揮李浚為都指揮僉事，充左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李彬將右軍，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永平衛指揮孟善為都指揮僉事，充右軍左、右副將。都指揮徐忠將前軍，升營州右護衛指揮陳文、濟陽衛指揮吳達為都指揮僉事，充前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房寬將後軍，都指揮和允中充後軍左副將，升薊州衛指揮毛整為都指揮僉事，充後軍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眾分隸各軍。」參見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1，頁69。燕王將兩支軍隊熔鑄為前、後、左、右、中五軍，每軍一正兩副，三位將領，燕軍兩人，大寧軍隊一人。除後軍歸大寧降將房寬統領外，餘皆以燕軍將領為最高統帥。房寬所受之殊遇，當是燕王報其歸降大寧之功。

⁹⁶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64。

⁹⁷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頁64。

⁹⁸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卷11，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條，頁177。

四、結語

燕王取大寧事作為靖難之役的轉折點之一，同時也是明王朝捨棄大寧重鎮的關鍵事件，每每為學者所述及。不過，關於該事件，以往的論著因襲不同的史料記載而形成了不同的敘述，基本未對史料進行考辨，以致該事件的真實面貌有些模糊不清。尤其是廣為流傳的「燕王計取大寧」說，可疑之處甚多。

本文認為，「燕王計取大寧」說當是逐步建構而成的。本文將該說分解為三個要素：第一要素是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情節；第二要素是燕王收買朵顏三衛的情節；第三要素是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的情節。以這三個要素來觀察該說的相關記載，可以發現其逐漸融合發展以致完善的過程：在嘉靖初期野史《姜氏秘史》與《革朝志》中出現雛形，第二、三要素已經融合為一個未完全成型的「燕王計取大寧」說，而第一要素還未融合進去。至嘉靖末《吾學編》時，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燕王收買朵顏三衛、燕王誘騙寧王並脅迫其南行三個要素完全融合，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燕王計取大寧」說。到萬曆前期《皇明書》時又形成了另一個版本的「燕王計取大寧」說。兩個版本的差別在於：《吾學編》版「燕王計取大寧」說將燕軍與大寧守軍作戰的情節放在燕王離開大寧時，而《皇明書》版「燕王計取大寧」說則將該情節放在燕王進入大寧時。兩個版本為後世的《明史紀事本末》、諸版《明史》所承襲。有趣的是，在諸版《明史》中，「燕王計取大寧」說在 416 卷本的記載中基本能自圓其說，其後王稿的記載出現齟齬，殿本《明史》對之修改，試圖彌合記載間的矛盾，但仍留下了相互衝突之處。

本文認為燕王取大寧事的發展與朝廷、燕王、寧王三方勢力的互動有關。建文帝即位後，為完全掌控大寧軍隊，不僅往大寧派駐將領、對大寧軍隊中的燕王勢力進行清洗，而且還限制和剝奪寧王對大寧軍隊的控制權。這些做法使得大寧軍官人人危疑，也使得大寧軍隊中朝廷勢力和寧王勢力相互不信任，矛盾重重。燕王趁機進攻大寧以收漁人之利。在大寧城，以房寬為代表的寧王勢力投降燕王，使以朱鑾為代表的朝廷勢力孤軍作戰而敗亡。在

松亭關，大寧諸將反攻以劉真為代表的朝廷勢力，歸降燕王。為完全掌控大寧軍隊，燕王脅迫寧王南行。其後燕王在會州衛進行軍事改編，將燕軍與大寧軍隊融為一體，大大增強了自身實力，奠定了帝業的基礎。

本文於 2022 年 5 月 28 日收稿；2022 年 10 月 19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江昱緯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夏原吉等奉敕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楊士奇等奉敕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朱棣，《燕王令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
- 〔明〕朱鷺，《建文書法擬》，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冊 16，成都：巴蜀書社，2000，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姜清，《姜氏秘史》，收入《中國野史集成》，冊 23，成都：巴蜀書社，1993，據豫章叢書明人小史影印。
- 〔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明〕陳建著，錢茂偉點校，《皇明歷朝資治通紀》，收入《皇明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明〕陳循，《芳洲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陳以躍刻後印本影印。
- 〔明〕許相卿，《革朝志》，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冊 16，成都：巴蜀書社，2000，據明刻本影印。
- 〔明〕張芹，《備遺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冊 23，成都：巴蜀書社，1993，據借月山房彙鈔第六集影印。
- 〔明〕黃佐，《革除遺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4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影印。
- 〔明〕黃瑜著，魏連科點校，《雙槐歲抄》，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明〕焦竑，《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525-5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

象樞曼山館刻本影印。

- [明]楊士奇，《東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1238-123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鄭曉，《吾學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424-4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1567）鄭履淳刻本影印。
- [明]鄧元錫，《皇明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315-3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刻本影印。
- [清]（舊題）萬斯同，416 卷本《明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324-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清]王鴻緒，《明史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據敬慎堂刊本影印。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清]紀昀等，孟蓬生等點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劉於義等監修，〔清〕沈青崖等編纂，〔雍正〕《陝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51-5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八》，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 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張德信、毛佩琦編校，《洪武御制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二、近人論著

- 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 牛建強，〈試論明代建文帝歷史冤案的反正過程——以明中後期建文朝史籍纂修為視角〉，《史學月刊》，2（1996），頁 32-38。
- 毛佩琦，《永樂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 毛佩琦、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杜洪濤，〈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4（2017），頁 96-

101。

- 李洵、薛虹主編，《明清史》，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
- 吳德義，〈《奉天靖難記》的編撰與歷史書寫〉，《江西社會科學》，3（2014），頁 119-124。
- 吳德義，《建文史學編年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
- 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
- 周積明，〈封藩制與初明軍權的轉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86），頁 63-68、76。
- 南炳文，〈關於燕王朱棣的兩篇敕書造假案獻疑〉，《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15），頁 45-51。
- 姚品文，《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晁中辰，《明成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修訂本）》，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 孫衛國，〈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朝鮮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5（2018），頁 21-37。
- 商傳，《永樂大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商傳，《永樂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 張德信，〈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歷史研究》，5（1985），頁 76-91。
- 達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 黃彰健，〈讀明刊毓慶勳懿集所載明太祖與武定侯郭英敕書〉，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明清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075-2080。
- 傅衣凌主編，《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楊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號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難扎付〉為證〉，《文史哲》，5（2018），頁 139-168。
- 趙現海，《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中國邊疆假說視野下的長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顧錦春，〈洪武帝對宗室軍權部署與制衡的再認識——與「明初宗藩重兵」之說的商榷〉，《歷史教學問題》，1（2018），頁 51-72。

The Unreliable Account in “The Prince of Yan Plots the Overthrow of Daning” and a New Explanation of How the Prince of Yan Conquered Daning

Hu, Jian-bo *

As for the historical account about “The Prince of Yan Plots the Overthrow of Daning” with respect to the actual events of the overthrow there are many doubtful points that undermine its credibility. This particular story was constructed gradually over a period of time. In the early Jiajing reign (1522-1566) the rudiments of the story appeared in *Jiangshi mishu* (The Inside History [of the Jianwen Reign]) and in *Gechao zhi* (A Chronicle of Dynastic Reform). The first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incident was written at the end of the Jiajing reign in *Wuxue bian* (My Learning). During the Wanli reign, a second different account was published in *Huangming shu* (History of the August Ming). These two later accounts of this incident were inheri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f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quest of Daning was related to three centers of power, the imperial court, the Prince of Yan’s forces, and the Prince of Ning’s forces. After Emperor Jianwen ascended the throne, the imperial court tried to control the Daning army, but this was badly mishandled and only created distrust between the forces of the Prince of Ning,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Daning army. The Prince of Yan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attack Daning, which forced the Prince of Ning's army to surrender to him and thus he easily conquered the Daning area. Later,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army of Daning, the Prince of Yan forced the Prince of Ning to flee to the south while he reorganized the army by integrating the forces Yan and Ning,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Yongle Emperor’s achievements.

Keywords: Jingnan Campaign, the king of Yan, the king of Daning, the three protected-regions of the Wu-Liang-Ha, Daning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